

国外信息素质教育研究动向*

□符绍宏 夏方 李宁

摘要 通过对国外信息素质教育研究进展的调查、分析,评介了信息素质教育领域的研究动向和实践成果,包括概念的拓展,模型及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模式等;并对我国信息素质教育的改革、创新提出建议。

关键词 信息素质 信息素质教育 教育改革

信息素质(Information Literacy,以下简称IL)的概念自提出后便受到社会关注,IL教育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广泛开展,IL教育研究一直是各国图书情报界、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我国的IL教育实践和研究十分活跃,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对国外IL教育研究最新进展进行综述和介绍,希望能够对我国的同行有所启发,在对一些研究成果的深入分析和汲取中找出差距,并对我国现有的IL教育进行完善和深入。

1 信息素质概念的新拓展

1.1 信息素质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一般认为,IL概念的首次使用是在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IIA)主席Paul Zurkowski在向美国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委员会(NCLIS)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议在下一个10年间实现国家的IL目标。他描述了具有IL的人是那些接受过信息资源应用培训,掌握了利用信息工具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应用广泛的信息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在众多对IL的定义中,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是198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下设的“IL主席委员会”关于IL报告中的定义,即“做为具有IL能力的人,必须能够充分地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并有能力去有效地发现、检索、评价和利用所需要的信息。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已经掌握了学习的方法、知道如何学习,因为他们知道知识是如何组织的,如何去发现和使用信息。他们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为任何任务

和决策找到所需信息。^[1]”

IL概念自正式提出以来已历时30多年,各界学者对IL的研究已从概念、模型等理论探讨逐步转向具体的IL教育实践,形成了所谓的“信息素质运动(IL movement)”,包括一系列的IL概念宣传、推广,相关会议、研究项目、教育培训等活动。对IL的研究在地域上也已从最初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扩展到加拿大、中国、日本、新加坡、墨西哥、新西兰、南非和欧洲等。根据国外有关研究论文,IL研究发展情况大致分为以下4个阶段^[2]:

①先驱阶段(1980—1989):主要指早期的信息技能和图书馆书目教育活动,较注重能力培养和过程模型的研究。本时期较有影响的研究是Carol Kuhlthau对学生在图书馆中完成作业时利用信息的经验的探讨;重要文件是1989年ALA正式推出的关于IL的报告。

②实验阶段(1990—1995):这一时期有许多相对独立和分散的研究,主要关注IL的定义和内涵的描述,以及面向各学科专业及各领域工作的IL教育项目的需求。较有代表性的是Christina Doyle关于IL定义的调查研究,该研究至今仍有广泛影响力。

③探索阶段(1995—1999):随着IL教育的广泛开展,本阶段强调结合更多的方法进行研究,出现了不同的IL模型,提出了多样化的研究议程。这个时期完成的重要研究项目有对南非5所大学学生进行调查的Infolit项目,美国的课程整合调查等。

④演进阶段(2000—):基于各专业领域的研究

* 根据符绍宏在“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教育数字化教学应用学术研讨会”(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研究会主办,2005年5月20日)所做报告整理而成。

设计 IL 教育模式。从多种角度出发,面向更广泛、多样的文化场景及研究人员之间更大范围的交互合作、研究团体的发展,探索建立更为稳定坚实、能够促进信息共享、合作交流并从多种角度和观点出发对问题进行分析 and 解决的 IL 模式。

1.2 对信息素质概念更高层面的认识和强调

21 世纪以来,知识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环境的改变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的信息需求日渐提高,全社会对信息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的 IL 教育研究在强调 IL 作用的同时,更将 IL 放在素质结构的整体中去考虑。IL 的培养也已远远超越了传统“图书馆利用教育”以及一般的“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的范围。社会对 IL 概念也有了更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更高层面的认识。

2003 年 9 月,美国国家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委员会和国家信息素质论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支持下在布拉格举行了主题为“迈向信息素质的社会(Towards an information literate society)”的会议,会议发表的《布拉格宣言》(The Prague Declaration)对 IL 给出的定义是:IL 包括信息意识(个人对信息的关注和主动意识自身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能力(即为发现、解决实际工作、生活中的问题而鉴别、查找、评价信息,以及组织信息,有效地创造、使用和交流信息的能力)的要求。其中所提到的组织信息、利用信息、交流和评价信息的能力等都着眼于解决信息问题,这是以往的 IL 概念未曾特别强调的。宣言同时强调:IL 是有效地参与信息社会的前提条件,是终生学习这一基本人权的一部分。IL 通过促进使用多种文化和多语言的信息,将在减少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增进彼此的宽容和理解等方面起主导作用。政府应该在促进各国的 IL 发展中发挥作用,以消除数字分割(digital divide)。IL 应该作为全民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取得做出重要贡献^[3]。

以上对 IL 概念内涵的拓展、对 IL 更广泛社会层面的考量和对 IL 更深刻社会意义的强调等在给所有的 IL 研究者和教育者带来鼓舞的同时,也迫使我们去思考一系列问题:IL 教育应该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应该从哪些角度去丰富、改进现有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

2 信息素质教育的目标

2.1 使受教育者适应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下学习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离不开信息。然而面对浩瀚、动荡而又缺乏组织与控制的海量信息世界,人们普遍感到了由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ed)引发的困惑和茫然,甚至产生了信息饥渴(information anxiety)、信息焦虑(information phobia)等症候。也就是过多未经整理、加工和评价的信息超出了人们的信息负荷临界点,形成信息过多或缺乏信息的情形;不但对人们的决策、选择没有益处,反而会对人们吸收、消化、理解信息造成干扰,使人无法做出决策;甚至会令人紧张、敏感、不能理性判断事务等。而 IL 教育所传授的关于信息媒体、渠道的知识以及对信息的价值判断等,正可以使学习者理解信息及媒体的结构、生产过程,了解可能隐藏的偏见、选择的误差和不当传播的危害等,增强学习者对信息污染、信息超载的耐受力。IL 是在信息社会生存的人们所必备的品质,IL 教育也就成为当代信息社会一种基本的生存训练。

IL 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受教育者适应“基于资源的学习(resource-based learning)”。即以信息社会存在的各种现实的信息资源(如:图书、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作为学习工具,并利用这些工具进行信息的存取访问、组织和评价等,从而实现学习的目标。其益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可以使学生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和能力;课本知识可能会陈旧过时或被遗忘,但学会利用信息资源就掌握了随时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另外,由于只有广泛多样的信息资源才能适应学生的不同层次、水平和多样化的需求,“基于资源的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使学生具有建立自己知识与能力结构的自主性。还能促进学生间的交流,有助于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基于资源的学习”本身就是将 IL 的培养与获得融入整个学习过程,在学习过程中使 IL 形成为一种积极有效的学习能力。

总之,人们期望能够通过 IL 教育使受教育者掌握在当前信息环境下独立学习的能力。

2.2 使受教育者掌握终身学习的方法和能力

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指现代社会教育越来越成为每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共同需要,是一种贯穿于人一生的连续不断的学习过程。特别是在信息多元化、全球化的 21 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不仅使知识的绝对数量不断呈几何级数增长,使知识的更新周期加速,知识结构也变得越来越细密和复杂;单纯的学校教育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和人类发展的需要。终身学习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极为密切,没有终身学习,知识经济将无法发展。在 UNESCO 的倡导下,终身教育已成为 21 世纪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最高指导原则和共同趋势。

那么如何进行终身学习?如何独立开拓对知识的获取与理解?如何形成持续的学习与创新能力?这些属于学习观的问题在当今知识增长和变化加速的情形下就显得更为重要。独立学习能力,即一个人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它是一个人多种智力因素的结合和多种心理机制参与的一种综合能力,是一个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终身学习的必然要求。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必由之路,而 IL 正是独立学习能力的核心构成。

1987 年成立的美国图书馆协会信息素质教育委员会的宗旨之一就是:明确 IL 在学校学习、终身学习和成为一个良好公民过程中的作用。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一直致力于推动终身学习和信息素质成为全国性学习的两个部分。2004 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质学会(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ANZI-IL)制定的 IL 标准(第 2 版)中是用这样一幅图描述 IL、独立学习与终身学习之间关系的^[4](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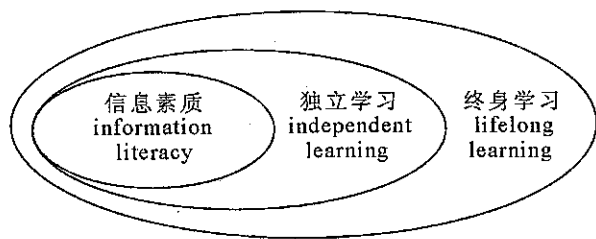


图 1 信息素质与终身学习的关系

3 信息素质教育的标准、规范

随着世界各国 IL 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各国教育管理机构纷纷出台了有权威指导性和规范性的文件——IL 政策说明或标准,以指导 IL 教育宏观目标的确定及规范 IL 教育内容、教育活动。这些标准分别面向不同层次、级别的 IL 教育活动,有面向高

等教育、中等教育中 IL 教育的,也有面向小学及商业机构 IL 教育的。如: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制定的“高等教育 IL 能力标准”、英国大学图书馆学会和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委员会出台的 IL 教育标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还出台了面向初、中等教育(K-12)的 IL 标准或说明。加拿大、德国、瑞典等国也在借鉴上述国家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在对本国的 IL 教育活动进行规范管理。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上述标准内各项具体指标的构成和落实可以发现,在国外,IL 教育不仅被视为对基本文化素质教育的一种补充,而且是在数字信息时代对教育观及教育活动的重新定义、设计和构建。

世界各国对 IL 教育活动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的做法以及相关标准文件对我国的 IL 教育研究与实践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既可以为我们深层思考 IL 教育的内涵、确定我国相关教育的具体内容提供重要参考,又可以为 IL 教育教学、考试、评估管理等提供可操作的依据。目前国内也有研究机构和人员正在致力于研究、制定我国的相关标准。

4 信息素质教育改革的研究

4.1 IL 模型(Information Literacy Models)

IL 模型一直是 IL 教育工作者设计教育内容的理论基础,其中较为经典的模型有: The Big6、Infozone、Pathways to Knowledge 等。在本文中我们着重推荐介绍 2000 年 Jamie McKenzie 提出的“*The Research Cycle*”模型,该模型面向研究过程中的 7 个阶段^[5]:

①质疑(questioning):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阶段。应该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而不只是按照教师给的题目去找出答案,搞“文字搬家”。

②计划(planning):制定找出获取相关、可信信息的最优途径和策略,考虑如何选择、存储及检索信息。

③收集(gathering):有组织地收集信息对获取研究发现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不要只依靠网页来获取最佳信息,有时图书、光盘以及其他类型网络信息也是非常有效和实用的。

④分类和筛选(sorting & sifting):指对信息进行选择、整序、加工。研究问题越复杂,这个阶段就越重要,因为它要为后面在综合阶段解决问题提供

数据支持。

⑤综合(synthesizing):类似于拼图的过程,学生将获得的信息片段进行排列和重组直至显现某种模式或图景。

⑥评价(evaluating):对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信息收获的质量进行评价,发现不足并重复之前的过程周期。一般人们首次启动其研究计划时,通常对已知、未知以及想要获得的目标并不十分清晰,而经过上述一系列信息过程后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和发现。另外还要经过评价才可以确定发表报告、分享认识的时机。

⑦报告(reporting):将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信息发布、报告出去,如:使用多媒体展示软件对研究结果进行陈述。

通过“The Research Cycle”模型提到的7个过程阶段可以看出:该模型鼓励IL教育面向受教育者解决信息问题的全过程,并深度关注其信息行为各个阶段的表现(如:发现问题、个人信息管理——信息整理、加工、组织,信息评价、信息发布与制作等)。该模型倡导的IL教育将不再只关注信息的查找,不只是让学生为了某个著名的人物、战役、科学事件等到百科全书等知识库中寻找现成的答案。该模型致力于帮助学习者成为信息的生产者而不仅是信息的消费者,将使学习者有更多的独立判断,发展更多的自主思考、想象力和技能。我们认为该模型为改革IL教育提供了重要思路。

4.2 关于IL教育改革的几点认识和建议

基于以上对国外IL教育研究发展动向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得出关于IL教育改革、创新的几点初步认识:

(1)图书情报界要对IL教育计划进行重新的设计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作为IL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图书情报界应该看到:在当前信息服务多元竞争的发展格局下,图书馆不再是主要的信息资源提供者,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日益多样化。图书馆可以明显感觉到来自出版商、发行商及各类网络信息服务商的竞争压力。而由于信息传播渠道不断增多,用户与图书馆面对面的交互和联系在逐渐减少,用户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息服务获取大量的信息技能。如果图书情报界仍然沿用旧有的思路,以自己的资源收藏(印刷型和电子型)利用作为IL教育的中心内容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和用户的学习要求,应该在吸收国内外相

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IL教育计划进行重新设计,以培养终身学习能力为主要的教育目标,进一步丰富、拓展IL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

(2)注意IL教育重点的转移。

随着互联网检索技术服务的不断升级,网上出现了不少高水平的信息检索与信息分析服务,如:各种智能代理(intelligent agency)系统。由于人们得到了更有力的信息服务支持,人们对具体检索方法的关注程度可能会有所下降。IL教育的重点应该从教会人们使用某种检索工具查找信息转移到IL内涵中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信息意识和批判性思考,信息鉴别与评价(对信息的价值判断);信息组织、信息交流、信息利用;信息解码和封装(对于统计数据、地图和空间数据以及视频信息的利用需要一些特殊的信息技能才能有效地获取、解读相关信息);信息展示与传递;规范地利用信息(尊重知识产权、学术、道德规范)等。

(3)注重IL教育的全民性。

应该指出,社会公众是我国过去的IL教育较少覆盖的人群,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的信息需求也日益迫切和多样。培养每一个社会成员的IL对提高全民族创新能力,增强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实力将会发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公民IL的提高对个人的生存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社会民主发展的重要意义早已为国外的研究所肯定。经过调查分析,我们看到,目前我国普通公众即使是在大城市,利用图书馆等机构仍不很方便,无法就近获取资料和信息;另外,面对新的信息环境,普通大众的信息意识较弱,信息能力较低,不能自觉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获取最新信息。但同时公众的信息需求却十分迫切,人们对深层次的信息服务和信息教育有很强烈的渴求。我们认为目前我国面向公民的IL教育主要应由公共图书馆系统来实施,但由于受众的文化素质、身份构成、信息意识、信息需求等都有很大差别,不适宜制定统一的相关教育规划。较为现实的是针对公众的实际需求,开展灵活多样的普及性、宣传性教育活动。还应注意关注信息社会“边缘人群”的信息需求,教会他们利用容易得到并且可经常访问的那些信息资源,不管是政府部门发放的册页、宣传资料,还是电台节目、报纸新闻等。其实,IL并非是多么高深的学问与方法,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文化程

度、专业领域等人群开展多种层次的教育。这样才能建设一个以人为本、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以发展为目的的信息社会,使得人人可以自如地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社会的成果和先进知识,使个人、团体和国家均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改善生存质量。

(4) 发展多样化、有实效的 IL 教育教学方式。

目前国外主要采用网络化的 IL 教育方式,强调虚拟学习社区的构建和教学成员间的交互作用,同时将在线与传统的、多样化的讲座、课程等进行有机结合,突出以合作的形式开发课件并实施合理的教学管理形式和系统的教学评价工作。正在进一步研究的是将 IL 教育整合进各学科专业的日常教学课程中。国外已有“information literacy school”的提法,即要求学校的所有成员(包括教学、研究、行政人员以及学生)都要具备 IL,在专业课教学、实践等学校教育的各环节内融入 IL 培养,同时要求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在课程设计和改革中处于战略决策者和革新者的主导位置,并与其他人员充分合作。

以上通过对国外 IL 教育研究进展的调查、分析,评介了 IL 教育领域的研究动向和实践成果,并结合我国 IL 教育的发展情况提出了对 IL 教育进行改革、创新的建议,希望对同行的研究工作和实践教学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并愿意与国内同行共同努

力,将我国的 IL 教育研究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 Behrens, S. J. A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overview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1994, 55(4), 309-322
- 2 Bruce, C. S.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dimensions of the emerging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ustralian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2000, 31(2), 91-109
- 3 Philip C. C.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lifelong learning. (White Paper prepared for UNESCO, the U. S.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Forum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use at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Meeting of Experts, Prague, The Czech Republic. July 2002.) [2005-4-29]. <http://www.nclis.gov/libinter/infolitconf&meet/papers/candy-fullpaper.pdf>
- 4 Bundy, A. (ed)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 principles, standards and practice, 2nd edition. Adelaid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ANZIIL), 2004.
- 5 McKenzie, J. The research cycle, [2005-8-29]. <http://questioning.org/rcycle.html>

作者单位:符绍宏,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100080
夏方,李宁,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8
收稿日期:2005年10月12日

Research Trends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board

Fu Shaohong Xia Fang Li Ni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trend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L) education abroad. It tackles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IL concept, IL model, the goal and the contents of IL education. The paper also make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L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Education Reform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实施体制改革 组建“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在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三期知识创新工程”建设的总体框架下,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在文献情报系统实施体制机制改革,整合院级文献情报机构,组建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此次改革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促进全院文献资源联合建设,促进全院文献信息服务系统的集成化建设,从体制上保证统筹规划、共建共享、联合服务。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将积极开拓创新,努力探索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新的文献情报服务模式。(初景利提供)